

主办单位：

中国多民族文化凝聚与国家认同协同创新中心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大学中国民俗文化研究所

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西华大学地方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研究中心

Cultural Heritage Studies

文化遗产研究

(第十辑)

主编 徐新建



四川大学出版社

文化遗产研究

编委会

- 主 席：曹顺庆（四川大学）
- 委 员（以姓氏音序排序）：
- 高丙中（北京大学）
- 龚鹏程（南华大学）
- 蓝 峰（佛罗里达大学）
- 卢端芳（悉尼大学）
- 潘殊闲（西华大学）
- 彭兆荣（厦门大学）
- 汤晓青（中国社科院）
- 王一燕（惠灵顿大学）
- 徐新建（四川大学）
- 徐艺乙（南京大学）
- 谢应光（西华大学）
- 叶舒宪（上海交通大学）
- 张兆和（香港科技大学）
- 主 编：徐新建（四川大学）
- 副 主 编：潘殊闲（西华大学）
- 梁 昭（四川大学）
- 李 菲（四川大学，执行）
- 编辑部主任：邱硕 王学东
- 编 辑：周莉娟 徐艺心 陈晓军 余振华
- 翻 译：王僕婷

目 录

Contents

· 会议专稿

中国多民族文学共同发展专题交流会实录

..... 朝戈金 叶舒宪 额尔敦白音 徐新建等 (003)

社会科学范式建立的可能性与条件

——“社会科学在何种意义上能够成为科学”研讨会评述 丁岩妍 (017)

“文学人类学的中国路径与问题”：第十二届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年会文学

人类学小组会议综述 梁 昭 (036)

· 遗产专题

城市的空间表述冲突与新表述空间生成：以成都宽窄巷子为例 邱 硕 (045)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毛南族“肥套”相关问题的文化解读 石丽璠 (056)

· 田野考察

利乐相伴：川东土家族薅草锣鼓考察 姜 约 (065)

“风情节”下的多面风情：三个嘉绒人群的文化展演与地方表述 高 丽 (079)

· 多民族文学

- 重谈何小竹的诗歌创作 陈 琛 (095)
- 回到“人类”：李娟《羊道》系列写作的民族志意义 朱海琳 (103)
- 跨族群写作——文学人类学视野下的《白马部落》 廖丛燃 (112)

· “一带一路”专题

- “一带一路”与“中巴经济走廊”：喀什实施成效与传播成效调查研究
..... 姑丽娜尔·吾甫力 王 媛 杨 柳 (123)
- 喀什古城的现代化研究：以安江热斯特巷为例 阿依帕提古丽·亚森 (140)

· 新书评介

- 文学人类学新人新著简评 徐新建 (151)
- 国族表述与人类学整体研究 余红艳 (157)
- 乡村研究范式的“变革”——评阎云翔“私人生活”新理论 王 浩 (165)

会议专稿



中国多民族文学共同发展专题交流会实录

朝戈金 叶舒宪 额尔敦白音 徐新建等

【编者按】2017年5月，中国多民族文化凝聚与国家认同协同创新中心、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联合主办了中国多民族文学专题交流会，会议邀请到朝戈金研究员、叶舒宪教授、额尔敦白音教授等专家学者进行主题发言。

随着文化全球化的不断演进，中国多民族文学共同发展问题显得尤为重要。从2004年在四川成都召开的首届多民族文学论坛算起，对中国多民族文学论题的探讨已经有13年的时间。在当下，又应如何认识这一问题？本文就将此次会议各专家学者的发言编录于此，以供读者参阅。

与谈人：朝戈金、叶舒宪、额尔敦白音、徐新建、罗庆春、马克·本德、梁昭、李菲、王菊、罗安平、邱硕、完德加等

记录整理：徐艺心、朱海琳、尔古阿衣、王浩、廖丛燃

徐新建（会议上半场主持人，四川大学教授）

今天我们在此举行的是一个多功能、多学科、多机构的圆桌会议，讨论、交流中国多民族文学研究的见解和心得。

作为四川大学多民族文学研究学科点的召集人，我先做一个简短的开场白。

首先介绍今天出席的几位专家。朝戈金研究员是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的所长和《民族文学研究》主编，同时是中国社科院的学部委员，是国内著名的少数民族研究专家。朝所长是蒙古族人，英语也非常好，刚才与马克·本德尔教授见面时就已经直接用英语对话了。

额尔敦白音教授来自内蒙古大学，也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专家，特别是对蒙古族语言、文字、文学、文化的研究，有非常丰富的成果。多年来，我们在各种场合有过交往。白音教授的学问做得很好，人也非常厚道，给我的印象很好。他非常客气，也多次表示要到我们川大来，今天借这个机会来跟我们一块儿交流。

下面是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比较文学研究中心原主任叶舒宪教授。叶舒宪教授现在有个新的身份——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讲席教授，主持文学人类学学科点的工作。我们前不久在上海交大举办了文学人类学研究会年会，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叶舒

宪教授也长期担任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学点的客座教授，培养了很多博士生。

我们对他们三位教授的光临表示热烈欢迎！

另外，我们今天还非常高兴地邀请到西南民族大学的阿库乌雾（罗庆春）教授，阿库乌雾今天也把跟他们长期合作的美国俄亥俄大学的马克·本德教授邀请过来，大家欢迎！

马克教授与刚才几位教授都有长期的合作，他是对中国比较文学学科新时期的恢复起了关键作用的美国朋友。我记得，改革开放初期第一份比较文学的英文杂志《文贝》就是马克教授在广西跟孙景尧教授一块儿创办的。我们当时都是那本杂志的踊跃读者。后来他加入到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行列，还担任《民族文学研究》的外籍编委。马克教授对我们中国民族文学研究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美国多部文学史的重要教材中，马克教授都曾以专章、专节的形式宣传、介绍中国少数民族文学。

今天，借三位专家来成都参加教育部重要学科建设会的难得机会，请三位教授围绕中国多民族文学研究做主题演讲。大家也可就自己的问题，做一些提问与交流。

首先请朝戈金教授发言。

少数民族文学智慧以直接、间接的方式融入了整个文学洪流中

朝戈金（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

大家晚上好，我从事了多年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最近有一些新的思考，借这个机会跟大家讲一讲。

第一，中国文学是一个整体，如果以国民文学的观点来看，是一国多民族的文学。中国文学史的国家表述，从文学所编的三卷本，游国恩的四卷本，到这些年来张炯主编的十卷本，基本上还是一个以汉族文学为脉络的表述，对少数民族文学如何有机地融入、影响和被影响这样一些关系的表述长期缺失。我们社科院民族文学研究所主编的《民族文学研究》，徐新建教授等学者推动的多民族文学论坛、多民族文学研究，就是希望中国文学界来感受和领悟到这个问题。但是事实上，直到今天，整个中国文学界对少数民族文学在整个中国文学格局中的作用、地位、影响的认识还是很不足的。

最近，社科院文学所的同事主动和我协商，由文学所来提，说少数民族文学如何重要，因为你们老说你们重要，好像是自说自话，王婆卖瓜；由我们来提，会对你们比较有利，而我们来提，实际上也是做好一个讲坛，请你们来讲。这个格局确实在很长时间让大家觉得束手无策。有成千上万的中国文学史研究学者，他们分布在古典文学、现当代文学、文艺理论、文艺学等学科中，他们对少数民族文学总体上不了解，因此便不谈论，持一个敬而远之的态度。既然“你”是单独的一个，“我”就不说了。并且两者间的语言壁垒很清楚，那他觉得“我”也不通梵文、蒙文、彝文，那“我”何必去谈格萨

尔、玛纳斯呢，也不是“我”的专长。况且“我们”研究的历史也足够悠久，文化足够丰富和灿烂，不谈“你”我们也研究得很好。

最近，《光明日报》要开创新栏目，每个月都会推出，就专门谈少数民族文学。该栏目的编委多洛肯教授是西北民族大学的教授，他希望我也写一点东西。我给他们写了一篇大概三四千字的文章，最近刚发表，是关于少数民族学科一些较大问题的思考和总体上的反思。其中探讨了一些问题：

第一，在中国境内，我们的文化，假如从大的文化类型来说，即是叶舒宪教授很擅长的文化人类学角度，从经济文化类群或历史民族区域的角度来看，我们有东北的渔猎文化，北亚高原的游牧文化，新疆的绿洲文化，西南的高原农业文化，一直到沿海的渔业文化等。我们国家整个文化形态的生态多样性，就带来了文学的多样性。

第二，语言方面，汉藏、阿尔泰、南岛、南亚、印欧等语系，在我国境内，都有少数民族在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画的地图给我国标了将近 300 种语言。国内很多学者不赞同，社科院的一些语言学家说那个太严格了。即使从比较宽的、比较保守的定义来看，今天中国也有大约 132 种语言，这是实际情况，而这个情况下许多民族是没有文字的，是口头的语言，所以对他们整体的文学现象、文学过程的研究是充满挑战的。这类文学有什么特点呢？它对中国文学整体研究带来了什么冲击？这是我在文章最后部分谈论的问题，这些文学是跟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结合在一起的，所以我们探讨亚鲁王，它是引导亡灵回到祖先故地的一段颂唱。在北京开会的时候，有领导说亚鲁王是苗族人民新发现的第一部伟大的英雄史诗。我认为这个结论未免失之轻躁，亚鲁王应该也是比较复合型的東西。它的文学功能，需要仔细斟酌，它从文学传播和接受的角度提出了新的问题，它从文学创编的角度提出了新的问题，它从文学功能的角度再提新的问题。

翻看文学教科书关于文学的基本定义，如认识功能、教育功能、审美功能等，不妨拿来检验一下，我们会发觉它不断地在质疑这些教科书上所制定的藩篱，给我们新的问题和新的启示。比如伊玛堪，已处于极度濒危状态，能流畅讲述一个民族母语的人数不到十人，那它的民族认同、文化传承、语言艺术，如何在民族文化中发挥作用？在当今新的历史条件下，能不能传承下去？这些都是可探讨的新话题。针对这个现状也做了一些实验，我也很欣喜地看到创新的实验，比如新的伊玛堪传承者，他们用手机微信建立了一个小的社群，他们在这里交流语言学习的体会，切磋学习大型民间叙事，用母语讲述学习过程中的得失、感慨。这几年的实验，证明了学习和掌握语言的人数在增加，情况略有好转。要知道它在濒危语言地图中属于极度濒危，比大熊猫濒危多了。像这样的实践，从南到北，我再举一些例子，比如这些年大家都在讨论少数民族群体到都市生活后，少数民族民工的诗歌创作等话题。所有这些文学现象在给我们提新问题，这些新问题，从基本的文学教科书中学到的规矩以及基础知识，能不能应付和回答当下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传播的现状？他们的文化生活、文化生态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些问题不断地在激发我们，我们回望历史，少数民族文学中有很多伟大的历史遗产，藏族的、蒙古族的、维吾尔族的，如《蒙古秘史》《福乐智慧》等。这些伟大的历史作品，它们有的直

接传承，有的在发挥极其特殊的作用，例如维吾尔的海米塞现象，就《五卷书》的这种写作方法，它不断地在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之间循环往复，一定是有好的作家从民间传统中汲取养分。两个正剧、两个喜剧、一个悲剧，它是有套式的，但这个套式经过几百年就会产生一套新的创作和传承套式，这个作家写得如此优美，其作品就又会在民间广为传唱，经过一段时间的民间酝酿、发酵、传承、修订和发展，又会被下一个天才作家看到，又会重新创作《五卷书》的内容。所以它在作家文学和民间文学中相互影响，共同发挥作用，它是集体创作典型的案例，让我们知道原来关于书面文学和民间文学两分的机械划分，在这里显得苍白无力。才了解到在一个社会中，文化精英和民间人士是如何积极地互动，以至到这种程度。彼此不断地借鉴和转换，在身份转换中，在长期地互相借鉴与交流中，不断地形成对文学的升华。

再比如蒙古诗歌，17、18世纪的僧侣诗歌，往前追溯到了藏族与藏文化，再往前，追溯到了梵文文化。佛教文化中关于修辞、语言、语法、诗学的思想都会渗透到远在漠北的一个喇嘛的写作中，所以文化文明的传承和传播，它的影响，特别是诗学思想的影响，给我们呈现出极其鲜活生动的事例。而我们看到的那些关于文学的爬梳、总结，往往真的是苍白无力。为什么呢？因为做这些总结的人与团队还没具备高屋建瓴地把握和整体爬梳这些材料的能力，他们在语言上、文化上、历史上、人类学领域中的各种准备还不够。所以说今天的中国文学史，还远远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文学史。我希望随着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发展和繁荣，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后，我们能真正意义上的包含了中国各民族文学才能和才智的中国文学史——那是包括了汉藏、阿尔泰、印欧以及汉藏语系中的壮侗、苗瑶、南岛、南亚等语言语属的文学智慧——如何纳入整个一国文学过程中的一个全景式的文学史，一个画面宏阔的、包罗许多重要细节的、代表了一个文化大国国家气度和高度的中国文学史。

所以我认为现在做中国文学的学者，即便不做少数民族文学，也应该对少数民族文学有所了解，这是一国版图之内发生的文学现象，有责任有所了解；这些文学是在长期互动中发展的，许许多多的少数民族文学智慧是以直接和间接的方式融入整个文学洪流中，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不用条分缕析，大致地去观摩一下文学中如何产生那些游牧文化的苍凉，产生狩猎文化中关于神的尊严和智慧，产生绿洲农业文化中关于生死、关于自然严酷、关于挣扎的那些主题。再者，在整个中国文学的长廊中，不只是有农民和地主，不只是有小市民，还有猎人、牧人、渔民等文学形象。文学主题中有关于天的祭祀，有关于对大地的崇高敬意等，这些东西有的不是在汉文学中能观察到的。更不用说那些文学题材，比如好来宝、阿肯弹唱、羊场盘歌等特殊的文学文类、文学样式在给我们提供如此鲜活的关于文学的诉说。假如你去研究羊场盘歌，去看看那些文学对唱跟古希腊最优美的诗歌、悲剧的吟唱做一些对比，看看为什么循环往复的由A组和B组来对唱，互相盘诘来形成文学叙事，这里面的规律是怎样的，其中有太广阔的天地了。虽然少数民族文学是一个总体上队伍人数很少，发展还很不充分的学科，但是我一直都怀有强烈的信念，我觉得少数民族文学能够（假如说今天和今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中国

文学的一潭水能搅动的话)提出新问题,产生大量的学术生长点,这些鲜活的文学让我们不断地领受到什么叫“文史不分”,什么叫“文艺不分”,什么叫“文学活动是生活事件”。文学的社会功能可能是要引导一个亡灵去祖先的墓地,可能是要驱邪禳灾,也可能是这个地方有炭疽病了,要请著名歌手唱一段格斯尔,让病魔远离。

什么是文学?它不断用富有生命力的存在方式,告诉我们原来在教室、在课堂上关于文学的观念和理解过于书生气和书卷气了,我们所学的理论,不足以应对文学面临的这些实际挑战。今天,这些挑战在前面,要求我们丰富自己的理论见识,提升我们的学术能力,让我们有更多的“武器”、理论和方法,来面对这些文学现象,提出我们的阐释。从这些理论的升华、讨论中形成某些学理性思考,来纠正我们文学教科书中刻板的、长期传承的、有些是非常有局限性的结论。正因为座上的学者们投身到这样的事业中做研究,可能我们的大百科全书、文学史,官方的、民间的关于文学的表述都会因此大为改观。我认为做文学研究,把几十年的生命和精力投入其中,假如因为我们的贡献,能看到陈规,所谓“很正式”“很官方”的表述中能有我们思想的渗透,乃至影响和改变,也是挺值得的。

最后,因为我从事刊物主编工作,再讲几句:我一直都很关注刊物的成长,特别希望各位关心和爱护我们的刊物,把你们好的研究成果投稿给我们,现在有电子投稿系统。在新形势下,希望大家在选题、写作上关注本刊一两年来重要话题的一些变化,比如最近我们有两个重要的方向,第一是关于民俗学的伦理原则,就是说假如你的研究对象是民众,“ethics principles”,欢迎投稿。我们刊物发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伦理原则,讨论我们应该如何在充分尊重民众意愿的情况下从事文学研究。第二是一些更宏大的话题,请各位注意我们刊物上哪个话题发表得多你们就不要讨论了,去开拓一些新的领域,把这些新的话题和理解与你们眼下的研究很好地结合起来。我们特别愿意看到一些有冲击力的年轻人的思想体现在他们的学术研究中,呈现为一些学术专题研究。我们刊物只写撰稿人所在的学校,从去年的四五月开始一律不写职称,就是要为年轻人预留空间,大力扶持新兴发展中的学科。文章一定要认真写,凡是在读博士生的论文,一定要严肃,避免错别字、标点符号错误等。我早年投稿都特别仔细,标点符号抄得清清爽爽,编辑还没看到第二页,就觉得这稿好像可以用。所以大家如何对待写作,这是一条很诚挚的建议。我就说这些,谢谢大家。

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文学史什么时候诞生?

额尔敦白音(内蒙古大学教授)

我很高兴今晚有机会与大家交流。因为国内很多比较顶尖的高校没有这么好的机会,它也没有设置少数民族语言文学,我们川大有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科和博士点,徐新建教授一直在建设我们这个学科,为我们学科做出了很大贡献,我很敬佩;又见到这

么多年轻人，我们的队伍在不断地壮大。原来我们在中文学科里是感到很寂寞的，有点边缘化，感觉自己是个弱势群体，像这样设置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科的学校很少，很多都是民族院校、边境地区的学校，因为在计划经济年代，没有这种条件。现在我们在学科建设，尤其是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科建设方面还面临很多挑战。刚才朝戈金教授讲得非常好，他期望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文学史，我们也多次在会上交流，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文学史什么时候诞生？中国语言文学专业的老教授们对我们学科一方面太关心，另一方面也不好不太关心。像谢和平教授是理工科出身，但是一直在补充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但是在中国语言文学中大家都不太关心我们这个学科，以为已经很完整，但我们不认为已经完整了。中国文学史缺了其他各个民族，是很不完整的，像“格萨尔”这样伟大的史诗也没有体现，还有其他诸如南方、青藏高原等地都没有被“捡”起来，我们一直很遗憾，所以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科责任重大而光荣。

我们要完成的任务很多，现在有藏语言文学、维吾尔语言文学、蒙古语言文学等，但像满语言文学我们现在做得还很不好，其处于濒危状态，全国懂满语的专家很少，不足一百，精通的不足十人，海量的满文文献没人去研究，非常遗憾，这使将来我们的语言文学学科建设，民族文化遗产等，都面临着严重问题。所以，在座的诸位，将来要做的事情非常多，我们现在有机会懂很多种语言，汉语、少数民族语言、英语等，年轻的学人们能够很好地掌握汉语、英语，其实掌握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也不难，三四十年前汉族学者懂少数民族语言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家很多，内蒙古大学的程乃雄教授就是上海人，他写了第一部蒙古语语法书，一生都在从事蒙古语研究。西宁民族大学唐启福教授，他的藏语掌握得很好，这对我们的学科有很好的补充。在一次会上，有人说太小的语种我们的孩子不会学，认为适用范围比较小，但这也不一定，可能其体现的价值更大，比大语种更好，所以从这个方面，我们期待我们队伍的壮大。将来，如果我们编写一个大部头的中国文学史，汉语言文学或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的人肯定写不了。上次我们讨论，写一个大的中国文学史可能由徐老师当主编，否则真的是无法完成，我们的学科、文学史会缺一大块东西。所以期望我们学科队伍的壮大，把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得更好。

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现在人多且挤，集中在现当代文学、古代文学等方向，但到我们广阔的民族文学领域中的人却是比较少的，我们以后可以在这方面多下一些功夫。朝戈金老师的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的平台资源是比较好的，研究所这些年也做了很多事，尤其是在口头文学方面，朝老师带着大家做了口头程式理论，西方一些比较新的理论。我们少数民族语言文学里面就是缺少新的理论、新的知识、新的人才。藏文献方面有海量的著作，诗学方面也有成千上万藏族学者所写的文学理论，新疆师范大学的王云富老师最近主持的重大项目是关于少数民族文论方面的，但挖掘得还是不够。藏文文献方面的东西，挖掘几十年也挖不完。文学理论方面，对文学的理解和阐释都很多，尤其是佛教文学方面的东西。

蒙古文学研究了多年，很多东西到现在也解释不了，比如观念，像佛教的“性”

“空”“无常”也解释不了。像《西游记》，大家都爱看、爱读，但读了以后很多东西还是无法解释，“悟空”“中空”“性空”，主要是讲空性佛教、空性理论，无常的东西，用佛经里的东西可以阐释它的意义，否则是没有办法的。其他方面的阐释也比较片面，是因为我们语言文化等各方面知识不够完整，因此我们要掌握多种语言、多种文化知识后，我们的事业才会更广阔，对我们的事业、整体的中国文化做一定贡献，否则我们无法前进。我们每天谈论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的建设，朝老师也讲得多，重述中国多民族文学史之类的，所以最后，希望我们的学科队伍越来越壮大。

四方民族在中原逐渐融合

叶舒宪（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大家好，刚才两位民族文学专家发表完高见，我恍惚还沉浸在上海的第七届文学人类学年会中，会议直到4月16日结束，会议前诸事繁忙，会议后要写报道，八百字、一千字、一万字的都得改，《中国社会科学报》《光明日报》都发了比较简短的报道。《文汇报》要发整版报道，这份稿子已经改了好几次，稿件中还需要解释什么是“文学人类学”，文学经过人类学转向以后如何面对文学对象，当然就包括三个批判：第一，批判中原中心主义；第二，批判“大汉族主义”；第三，批判文字中心主义。我们专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真正敢向这三个主义开刀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多民族文学”为什么被讲成了汉族的书面文学，不光是为多民族，就是为汉民族口传文学的丰富性我们也应该关注。

今天上午的汇报让我来替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呼吁怎么建立一级学科的问题，从4月25日我出门，到现在二十天还没有回过家，走访陕甘宁将近二十个县，第十一次玉帛之路文化考察，是由新一届文学人类学研究会的甘肃分会与中国甘肃网组织的，走的这些线路就是长城地带，有人觉得应该叫“长城线”，但长城哪里都有，山海关、嘉峪关都有，我们走的是“陇东陕北道”。前十次围绕着河西走廊，就是从嘉峪关长城以“线”为单位走了将近五百里路，近三万公里，把中国西部七八个省区的地县级的文管所和博物馆库房都翻了一遍，为的就是做调查研究。要说这属于哪个民族的，那长城这个地方，我们团里的易华教授，做了一个比喻：什么是长城？外国人看到长城，很激动，长城外面是游牧的，里面是农耕的。谁修的长城？肯定是打不过游牧的，修长城以作抵御。易教授的话是这么说的：“要了解中国文化，长城就是一个拉链，既有拉住了‘挡’的一面，也有拉开了‘融合’的一面。”所以理解中国文化，绝不能从内部这一方“挡住强敌”理解，这理解不了，因为这是一个上万年融合的过程。在这个融合的过程中，不知道有多少东西经过河西走廊、北方草原，输入了中原。了解中国文化，一定要有这样一个开阔的视野，把长城看成一个拉链，特别是看当它拉开的时候，哪些东西是从长城那边来的。

就如“朝”“戈”“金”三个字中有两个都是和长城有关。先说这个“golden”，它也是外来的。举一个例子，中国最早的金器，出土在玉门火烧沟文化里，距今大约四千年。中原的夏商周文化中，只有从商代开始有一点金箔，到了咱们的三星堆，都没能成为祭祀或者其他仪式中的重要文化物质。所以一看这个线路就知道，“golden”肯定不是产自于华夏本土，因为在过去的埃及、苏美尔、印度都将“golden”奉为文化系统中的重要物质符号。我们据此写了《特洛伊的黄金和石峁的玉》，文化根脉的核心物质与它的核心精神是联系在一起的。正是因为古埃及法老棺材全部都是金子的，特洛伊大战中黄金也是重要的导火索。对于希腊人而言，希腊半岛没有金矿，特洛伊在希腊人的语汇中叫作“黄金之城”。

长城并不是不同文明的文化分割线，而是文化的交融地带。我们今天做文化研究，发现在金属还没有传入农耕文明区域的时候，已经有一种圣物高高在上，就是中国人说的“国”字中的那个玉字。这个东西跟今天的学科不太沾边，但却是华夏建构中国文化的的第一圣物。秦始皇打败六国后，首先就是铸造十二金人，只用一个东西来象征六国的统一。玉文化作为前文字时代的代表，是对中国文化最早统一。古代中国的“金”也指的是青铜，而有的学者认为，这个铜也和外来文化有关。如果将欧亚大陆看作一个板块，全世界最早的铜矿发现于保加利亚，至少可以判断出保加利亚六千年前已经开始用铜，而我们的仰韶文化还没有铜。只有距今四千年的时候，青铜开始出现。中国江苏省一个市被命名为“无锡”，就包含着历史上资源争夺的文化内涵，青铜需要冶炼，是战争资源中的重要一种，这个名字也可以昭示出当时地域资源争夺中不同的话语应对。

张光直说商朝的都城不停地迁，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它需要寻找铜矿资源。“戈”字在历史上的重要性就不用讲了，作为守护中原的一个重要武器，它和“马”有关。马是中原地区引进的重要生物，秦国的边界在陇西环线，挡的就是西边游牧的西戎。后天要举办“一带一路峰会”，电视每天的黄金时段播放的是甘肃省委宣传部拍的“一带一路”十辑，摄影师来自美国和英国，作曲者是希腊人。画面很壮观，音乐也很好听，只可惜讲的都是小传统的知识。如果要研究中国文化，一定要注意“长城内外是故乡”这句话中蕴含的中国文化的大传统知识。

农民安土重迁的思想以及生活方式是不利于文化的交融的，所以历史上能够走出长城的，再回来的都是伟人。第一个走出去的是周穆王，第二个是张骞，第三个是唐僧。在中国历史上，华夏的农民是离不开土地的。隋炀帝是历史上帝王中走得最远的一位，他到了河西走廊的中段张掖，玉门关还没有到，结果在青海要进河西走廊的时候遭遇了一场暴风雪。为什么统治者不敢往西走？长安优越的环境适应之后，再往西走环境恶劣的地方就受不了。“马”在商朝中后期已经开始大规模引进中原，“家马”的起源地是在中亚、西亚。如果中国文化没有马，还会有秦始皇的统一吗？关于秦始皇统一的史实过去有很多解读，其实不用讲那么多大道理，你只要看汉武帝凭什么把河西走廊夺回来。秦人祖先起家靠的就是为周朝的王室养马，甘肃杞县曾经是一片草原，在关山有一片牧场，那就是秦人为周人养马的地方。其他六国在东边，根本没有这个实力。因为马当时

不是用于骑兵，主要是用于战车。“戈”加上“马”正是专门对付战马的。游牧文化和农业文化结合形成的强大武器，才让秦人有横扫六国的机会。这样来看的话，马和金属融入了中国文化，带来了最强大的物质力量。

实际上我要问谁是汉族？汉族是融合的产物，是四方民族在中原逐渐融合的结果。汉族祖先认同往上追溯就是黄帝姬姓，炎帝姜姓。“姜”字就是“羌”，如果要看许慎的《说文解字》解释，就是西方的牧羊人。炎黄子孙的一半都是西边先进中国的牧羊人，而且中国的六畜中，鸡、狗、猪是本土的，羊、马、牛全部是外来的。以长城为分界的民族在几千年来不断融合，才有了今天的局面。但是由于正统的封建意识形态，在书写的时候保持着中原中心思想，按照权力的话语来书写，导致像三星堆这么重要的文化聚落，就会被正史所忽略。

由于我们今天讨论的是“学科”问题，所以这里把“学科”列出来讨论。福柯讨论“discipline and punishment”，翻译成“规训与惩罚”，跨学科就是“inter discipline”。什么是学科？学科有严格的规范边界，意味着规训，违反了规训，随之而来的是“punishment”。但我们今天要在中国语言文学中增设一个比较文学学科，这一举动要触犯多少人的利益。但是在国务院的报告委员会中这个提案已经提出来了，这本身就是一个进步。虽然我们慢了半个世纪，四川出版了中译本《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讲美国文学史的第一章，由美洲印第安人口传文学组成。但是我们的文学史还是沙文主义的，学术的差距还是有的，问题在我们的同学要有自我启蒙的意识。对你们而言，学科的问题不是你们要思考的，最重要的是你们要找到自己的学术兴奋点，找到培育自己自我成长的关键点。整天关注“学科”是做不出好的学术的。

对话和讨论

罗庆春（会议下半场主持人，西南民族大学教授）

刚才三位老师的发言都非常精彩，让在座的各位硕士、博士以及青年教师都受益匪浅。因为今天有机会把美国的马克教授也请到现场，所以我利用主持人之便，先请马克教授讲几句。

马克·本德（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教授）

非常感谢诸位优秀教授的演讲，确实让大家收获很多。这些年轻人现在有一个很好的发展机会，在一个变化的时代你们要不断接受新的理论。像朝戈金先生已经有差不多二十年的时间里在介绍“表演理论”，我觉得在这个基础上已经有很多人开始新的发展研究。中国现在也在民间文学理论方面不断发掘，你们现在有新的机会在此基础上不断再发掘，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罗庆春

谢谢马克教授。我个人对多民族文学的体会，是从我自己的创作中得出的。我认为理论资源应该全球多元共享，但创作，特别是多民族国家的文学创作，首先是多语种的，全球多语种现象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多元化、多样化、多民族，如果只是语言的民间文学、口头文学，就还涉及有文字民族的口头文学，就是刚才叶舒宪教授提倡的大传统和口头传统。我经常给学生说，彝族的彝语不应该只是唱歌写诗的，而是应该著书立说的。过去，我们的祖先有《勒俄特依》《玛木特依》等，是同一个民族的多部史诗，但这些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著作，它更像是百科全书。当今，我们应该继续完成文字传统在现代、当代意义上书写自己生命史的任务，这样的文字传统能为中国、世界提供怎样独特的人文景观和人生样态、生命思考、生命艺术呢？我期待一部用汉字来写的中国文学史，不过，我们是不是可以分语系来写，有一部彝语的文学史、汉语的文学史、蒙古语的文学史。

李菲（四川大学副教授）

今天真的非常震撼，在场会听的和注意听的人应该有至少 10 篇论文提纲出来。那我就提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多民族文学研究到今天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多民族文学观念和经验的断裂的，对于前辈们多民族文学不仅是观念的，它首先还是经验的。所以这是一个经验感性和理性剥离的时代，我们的经验是被抽干了的，多民族文学抽象为一个观念的时代。我们是用多民族认同认知方式来看待多民族文学这个研究对象的，这就阻碍了我们对多民族文学深度对话的可能，首先不要说提出新研究领域，而是先怎么走，走出办公室，走出学校。怎样把多民族文学走出去，就是多跟叶老师去深度探查玉石之路，多跟阿库老师出去招几次魂，多跟朝戈金老师去民间做口传田野研究，真正走入了这些，我们才能从基础上提炼归纳出我们这一代的多民族文学观念来。

王菊（西南民族大学）

今天非常荣幸听到这些民族文学领域大咖的讲座，朝戈金老师讲的信息量非常大，如李菲老师所说的，我们能从听您这个讲座被指引出很多思路。

叶老师一直以来都是知行合一的，不仅有理论，而且走遍天下。现在的玉石之路，每期推出的玉石之路文化考察我们都密切关注着。我在课上讲文学人类学，也提到了你们三匹快马，今天还有同学专门过来看看叶老师到底是什么样的。还有马克老师与我们认识有 12 年了，从毕摩的文化节上认识到今天，这么多年来学到了很多，这些年也在努力翻译一些马克老师的论文给我们中国的读者。今后希望能坚守你们指引的方向，加之我们也在教育第一线，希望能培养出更多的新生力量。

梁昭（四川大学副教授）

我谈一下今晚听了这个专题会的感想，我本硕博都在川大就读，现在也在川大工

作。一直以来，在徐新建教授的带领下，认识了叶老师、朝老师、阿库老师，还有马克老师。很偶然地走进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这个领域，进来后在老师们的言传身教下耳濡目染，感受到多民族文学与文化的重要性和丰富性，今天听各位老师讲了这么多从多民族文学的角度来认识中国文学与文化的重要意义后，我在思考一个问题：我们都知道这些的重要性，但是为什么在这些主流的学科和主流的人文思想界中内部话语一直出不去呢？我们自己文化研究的思路方法 and 研究范式是否也存在问题？当我们与少数民族以外的其他同行交流的时候，他们觉得我们这些多民族文学、文化没有引用价值，包括文学人类学的研究都没有引用价值。当然我们可以批判，批评他们的主流文化中心主义、大汉族主义、文字中心主义等。

但我在想现有的多民族文学、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中可能存在哪些问题，就我自己的研究阅读和经验来看，美国的多民族文学里面，多民族文学的写作方式已经重写了美国以白人中心、以英语为中心的写作范式。我翻阅过美国最近20年出版的美国文学史，非常精彩，有印第安的口头传统，有他们的仪式，包括有拉丁文化，因为殖民的过程在美洲留下了各种各样的文化印迹和文学遗产，所以美国这片土地上所有的族群和所有的文化成果已经写成了非常丰富的美国文学史。如果我们依然以国别文学为单位的话，就是美国国别里已经出现了新的知识范式，那我们中国多民族文学是否存在更多的新领域？我很惭愧，我就是叶老师所批评的那种不懂少数民族语言的。

我认为目前存在两类，一类是知道它很重要，但是没有能力，所以只能处理自己能处理的那部分对象，这部分对象的材料都是汉字；而另外一类是精通本民族文字和文化，但只把这些当作本民族的问题，并没有跳出来探讨一些普遍性的问题。叶老师的讲座讲到这些与西方文化的对比，对比西方的传统。西方文化很奇怪，他们的神话传说直到现在都在好莱坞一直重拍，把自己的上古文明始终视为西方精神文化的家乡。而中国就没有这样的精神家乡。中国有地域家乡，但是精神的家乡在哪里？中国的上古文化并没有给我们今天的中国提供一个精神文化的家乡，有这么丰富的多民族资源，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但是这些最多只能作为本民族的文化遗产存在，最多就是反思中国多民族文学到底应该是怎么样的多元性存在，并没有谈到人类的普遍价值，如果我们承认人类有基本价值和普遍价值的话，那么从一个民族的观念出发，它是什么，如何回到基本的问题和基本的价值观上去谈这些问题。

我觉得多民族、少数民族文学如果能回到人类普遍价值上来的话，能够贡献新的知识、新的思想，而且能够有效融汇到主流文化的精神价值建设中去。

罗安平（西南民族大学）

我想接着谈一谈梁昭老师讲到的多民族文学的观念和方法问题。我们今天建设多民族文学，在我读博的时候，曹顺庆老师就让我去写一篇文章，探讨全国高校多民族文学的教育问题，通过数据和实际考察研究学科建设，比如设置了哪些课，如何上这些课，为什么是这些课。中国文学史的书写也不是一个新的问题，已经是一个老话题了，但是